



街頭藝人翻身記

郁波著

勞動出版社



目 錄

一、牧牛郎·····	(5)
二、賣梨膏糖·····	(7)
三、流氓世界·····	(9)
四、漢奸隊長·····	(12)
五、到司令部去·····	(15)
六、解放啦·····	(18)
七、唱解放調·····	(21)

在那三角地、蓬萊市場一帶廣場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一大羣人圍了個圈子，裏邊不是賣梨膏糖、唱滑稽的，就是說鼓書、玩魔術或武術的，這些就是在街頭上賣藝的人。各位要曉得，在舊社會裏，藝人是到處被人瞧不起的，尤其是街頭藝人。這後面講的是一個流浪在街頭二十多年的藝人，在舊社會裏受壓迫，新社會裏翻了身的故事。

一 牧牛郎

沒有人曉得小牛的爺娘是啥人，也沒有人曉得他叫啥名字，小牛這名字還是地主李老爺取的。那年李老爺從甯波城裏回來，看見一個小孩子躺在路旁哭，李老爺看見了，肚皮裏算盤一打，就把他帶回來了。對人說：「這孩子蠻可憐的，我李老爺算做好事，收留他吧！」又說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我也是修修來世。」其實他已打好一肚皮的算盤，家裏正缺一放牛的，僱人放，一年也要化個三五塊洋錢，這樣豈不是好省下一筆錢？於是小牛就在李老爺家放牛，小牛這名字也是那時叫開的。

那一年，小牛才十一歲，人雖小，生活可不輕咧！除了放牛，還要收拾屋子，服侍小少爺，一天到晚忙個不停。說到那位小少爺，比小牛小一歲，派頭到



不小，把小牛差東差西，最愛騎在小牛身上，騎着他滿地跑，手裏拿着根柳條兒，嘴裏嚷着：「得得得，馬來了。」小牛一點點大的人，怎禁得住他坐騎，爬了幾圈就爬不動了。小少爺就拿柳條鞭他，小牛爬在地上，心裏又痛又難受，眼淚止不住掉下來了。這正是：

窮人苦，窮人的孩子受欺侮。

就這樣，小牛在李老爺家過了二年，真是受盡了磨折。有天，小牛出去放牛，把牛拴在樹上後，就坐下來休息，不覺就睡着了。突然身上被重重的打了一下，痛得他直叫起來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小少爺瞪着兩眼，一手撐着腰，一手提着柳條兒，站在他身邊。小牛心裏好光火，就硬聲硬氣說：「你打我啥事體呀！」小少爺豎起了眉毛罵道：「打了你怎麼樣？死懶胚，牛勿看，睏起覺來了。回去告訴阿爸，打煞你。」說完又用腳踢，氣得小牛火星直冒，幾年來的恨和怨一齊記起來，就握起拳頭，對着小少爺直打過去，小少爺跌在地上「喔唷，喔唷」的尖叫，爬起來一面哭一面喊的奔回家去，小牛拿起一塊磚頭丟過去，只聽「哇」的一聲，小少爺跌在地上，頭上直淌血，小牛一看勿對，小少爺被打傷啦！嚇得心裏撲通撲通的

跳，他想，這下尷尬了，給李老爺曉得了還有命嗎！快逃吧！於是頭也不敢回的拔腳就望前奔，跑出了村子，才鬆過一口氣來。不知小牛可曾逃出李老爺的虎口，且聽下回交待。

二 賣梨膏糖

上段說到小牛打傷了少爺，連忙逃走，逃出了西鄉村，才鬆過一口氣來。立定身子望後一看，還好，沒有人追來。小牛想：這下到那裏去好呢？不管它，望前走了再說，走了半天，走到一條河邊，一問才知已走到了甯波城哩！只見靠碼頭停了一只大輪船，船上擠了勿少人，小牛靈機一動，就一溜溜上了大輪船，望人堆裏一鑽。直到上海水上飯店停下，竟不曾被人家發現，後來，小牛又跟在一個大人後邊，神不知，鬼不覺的上了岸。好了，這下總算逃出了虎口，不用再害怕啦！唉！只是肚子裏咕嚕咕嚕在叫咧！一天沒有吃東西，餓死啦！

上海這個地方，就是有钱人的天堂，窮人的地獄。儘管高樓大廈交關，好吃的東西勿少，只是沒有小牛的份，因為小牛沒有錢，只好流浪在街頭，做了小癩



三。每天倒些人家的剩菜冷飯吃，到夜裏晒在屋簷下。這種生活過了幾個月，天氣一天天冷下去，小牛身上却還是穿着一件又髒又破的單衣裳。

一天，小牛走過一座橋，橋脚下有一個廟，小牛信步走進去，裏面可真熱鬧，有賣刀槍小玩藝的，有賣吃食的，又見一大羣人圍了個大圈子，伸長了頸脖子望裏看咧！小牛想：是啥東西呀！就爬上一根柱子看，原來是一個老頭，手裏拿了三塊毛竹片，吃吃刮刮的敲着，嘴裏唱着：

小鑼敲起一聲響，驚動場子浪諸位聽兩聲（音傷），

開場要唱啥名堂，唱一隻，五子登科開頭場。

家住在八仙橋小菜場，有一位八十歲老公公本姓張，……

唱完後那人又拿了只箱子向看客賣糖，買的人倒勿少，銅板拋得叮噠響，那老頭彎着身子一個個拾起，小牛看着他很吃力的樣子，就幫着他拾，老頭兒見了很喜歡，給他一把銅板，二人就談起話來。小牛才曉得這地方叫天妃宮，本來是個廟，現在只剩下幾個破泥菩薩，成了個小市場，住着的都是些無家可歸的人，有乞丐、扒手、做小買賣的、賣藝的。這個老頭是賣梨膏糖的，說起來，還是和小牛同鄉咧

！都是甯波人。於是小牛就跟着老頭兒住在天妃宮，每日幫着老頭敲小鑼拾銅板。這樣，過了二個月，老頭兒看小牛人蠻聰明，又老實，就收他做了徒弟，教他學着唱小調，於是從這年起，小牛開始過起街頭賣藝的生活來。

三 流氓世界

上段說到小牛被老頭兒收爲徒弟後，開始過起街頭賣藝的生活來。在天妃宮唱了一些時，後來生意慢慢退板了，老頭兒就帶了小牛一同到提籃橋後面的夏海廟去唱。

那天，小牛照平日一樣，把小鑼一敲，果然勿少人圍了攏來，老頭兒就爬上矮凳開始演唱，剛唱了幾句，忽然來了一個身穿短衣，袖子捲得高高的人，跑進來就望場子當中一站，兩手撐着腰對老頭兒說：「喂！規矩懂哦！等一會在新園茶樓等儂，那能！」老頭兒又是賠笑臉又是拱手，連連說：「好！好！好！等下一定恭候。」那人才搖搖擺擺的走了。

唱完後，老頭就叫小牛帶了傢俬先回去，小牛心裏很奇怪，不曉得是啥事體！到夜快老頭兒回來後，小牛



就問：「師傅，那人是誰呀？」老頭兒嘆了口氣，搖搖頭說：「還勿是敲竹槓朋友。唉！小牛啊，你要曉得吃這碗飯也勿是容易哪！」於是老頭兒就把其中黑幕告訴小牛聽。原來在街頭上賣藝，還得要「燒錫箔灰」，這並不是燒化給鬼的，而是地段上一班地痞流氓，時常要來敲竹槓，還有那些印度阿三、安南巡捕，也常要打打秋風。假使你銅鈿摸得快，嘴巴靈巧點，那就可以有事化無事，不然的話，你就別想在這塊地方賣藝，弄得勿好，還要吃生活，攢傢性。

小牛聽了，心裏真不服氣，就說：「師傅，那我們到別地方去好了，偏不給他們敲竹槓。」老頭兒說：「你小孩子懂點啥，到別的地方去還勿是一樣！我年輕辰光脾氣也頂僵，死勿領盆，結果吃仔大苦頭。你看：我背上這個傷疤就是那時被他們砍傷的。」老頭兒說完，就脫下上衣，露出三寸來長，像肉百腳（蜈蚣）一樣的傷疤來，又叮囑小牛說：「小牛啊！你將來到外面去，千萬勿好得罪人，吃虧就是便宜，在這種社會裏是曉沒理好講的。」

過了三年，小牛學藝滿師了，老頭兒就把一只賣糖的箱子和三塊毛竹片送給他，於是，小牛就背了傢性，別了師傅，獨自謀生去了。

小牛出去後，老記着老頭兒關照他的話：「在外面千萬不能得罪人呀！」幾年混過去，這時小牛已是二十幾歲的小夥子。那一年，抗戰爆發了，日本人佔據了上海，碰碰就是打人殺人，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一天，小牛在蓬萊市場開講新編的抗戰故事，聽衆倒也勿少，當他講到十九路軍死守上海的時候，真是人人聽了感動。誰知毛病就出在這裏，那些流氓乘機威嚇，說他是抗日份子，要報告日本人抓他，想敲他竹槓。當下小牛就問他：「你是中國人嗎？是中國人就有良心。」這話激怒了那流氓，因當時聽衆交關多，不好把小牛當場開銷，於是氣呼呼的走了。

小牛覺得事體弄僵了，登下去很危險，就收拾行李，連夜逃到南京去。不知到南京後碰到些啥事情，且聽下面交待。

四 漢奸隊長

小牛逃到南京後，就在下關的一個小客棧裏住下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牛正打了盆臉水洗臉，只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跑進來，看見了他的手鐲，就「咚咚……」的敲起來。賣藝的最忌人家敲他的鐲（觸霉頭的），小牛當然也脫不了這種迷信習氣，就連忙阻止她敲，那女孩就「哇」的一聲哭着回去了。

一會兒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跑了來，扭住小牛就打，嘴裏罵着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敢打我女兒！」當下小牛氣憤的推倒了她，那女人就尖叫一聲，爬起來指着小牛道：「有種不要逃，等會兒把點顏色你看看。」說完，就一扭一扭的走了。

這時，客棧裏的人跑來對小牛說：「你這小夥子真是老虎頭上拔毛，不知厲害。這下子要闖禍



了，你曉得她男人是誰？人家在日本人手下當偵察隊長呢！在他手裏，弄死個把敲小鑼的，真是嚙哈希奇，你得罪了他老婆，那還了得！小牛聽了，心裏砰砰亂跳，正是：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不一會，果然來了二個穿黃衣裳，拿了槍的偽軍，不由分說挾了小牛就走。到了漢奸隊長家裏，那人第一句就問：「說，你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嗎？」小牛連忙說：「勿是，我是賣梨膏糖的，不信……」話還不曾說完，那人把眼睛一彈一把就抓住了小牛的胸口，望前一拉，再望後一摔，拉起來又是一摔，這樣，一連攆了三十幾個跟斗（這是一種法西斯的刑罰，那漢奸隊長也學會了這一手）。那小牛被攆得渾身疼痛，二眼發花，失去了知覺。

等到他醒來時，已是暈倒在馬路上，動一動就痛得發昏，勉強支撐着回到小客棧，已是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了。這一來，生意沒有做成，倒弄得一身是傷，在小客棧裏住了一個月，當光賣淨，被客棧老闆趕了出來。只落得流落街頭，沿門賣唱，討一些錢過日腳，他心裏又氣又恨，說不出的難過。

一天碰得湊巧，小牛正坐在馬路上休息，忽然碰見了以前一淘賣梨膏糖的楊笑

亭，這人生平很講義氣，肯幫朋友忙，當下一聽小牛遭到這樣不幸，不由眉毛倒豎，大罵漢奸隊長，又一拍胸膛說：「你放心，在南京我們同行中朋友還勿少，我去替你想辦法湊一點錢，只是你不能再留在此地，免得再遭那賊子的毒手。」於是，立刻替他在同行中募了一筆錢，幫助他重新買了一副傢俬。小牛心裏真是感動，他想：天底下祇有窮人才會幫助窮人。